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十二回 唐王秉誠修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蟬

卻說鬼使同劉全夫妻二人出了陰司，那陰風遶遶，逕到了長安大國，將劉全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裡，將翠蓮的靈魂帶進皇宮內院。只見那玉英宮主正在花陰下，徐步綠苔而行，被鬼使撲個滿懷，推倒在地，活捉了他魂，卻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。鬼使回轉陰司不題。卻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，急走金鑾殿，報與三宮皇后道：「宮主娘娘跌死也。」皇后大驚，隨報太宗。太宗聞言，點頭嘆曰：「此事信有之也。朕曾問十代閻君：『老幼安乎？』」他道：『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促。』果中其言。」合宮人都來悲切，盡到花陰下看時，只見那宮主微微有氣。唐王道：「莫哭！莫哭！休驚了他。」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，叫道：「御妹甦醒甦醒。」那宮主忽的翻身，叫：「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」太宗道：「御妹，是我等在此。」宮主擡頭睜眼觀看道：「你是誰人，敢來扯我？」太宗道：「是你皇兄、皇嫂。」宮主道：「我那裡得個甚麼皇兄、皇嫂？我娘家姓李，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，我丈夫姓劉名全，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氏。因為我三個月前拔金釵在門首齋僧，我丈夫怪我擅出內門，不遵婦道，罵了我幾句，是我氣塞胸堂，將白綾帶懸梁縊死，撇下一雙兒女，晝夜悲啼。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，赴陰司進瓜果，閻王憐憫，放我夫妻回來。他在前走，因我來遲，趕不上他，我絆了一跌。你等無禮！不知姓名，怎敢扯我？」太宗聞言，與眾宮人道：「想是御妹跌昏了，胡說哩。」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，將玉英扶入宮中。

唐王當殿，忽有當駕官奏道：「萬歲，今有進瓜果人劉全還魂，在朝門外等旨。」唐王大驚，急傳旨，將劉全召進，俯伏丹墀。太宗問道：「進瓜果之事何如？」劉全道：「臣頂瓜果，逕至鬼門關，引上森羅殿，見了那十代閻君，將瓜果奉上，備言我王慇懃致謝之意。閻君甚喜，多多拜上我王道：『真是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！』」唐王道：「你在陰司見些甚麼來？」劉全道：「臣不曾遠行，沒見甚的，只聞得閻王問臣鄉貫、姓名。臣將棄家捨子，因妻縊死，願來進瓜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他急差鬼使，引過我妻，就在森羅殿下相會。一壁兩又檢看死生文簿，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，便差鬼使送回。臣在前走，我妻後行，幸得還魂。但不知妻投何所。」唐王驚問道：「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？」劉全道：「閻王不曾說甚麼，只聽得鬼使說：『李翠蓮歸陰日久，屍首無存。』」閻王道：「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，教翠蓮即借玉英屍還魂去罷。」臣不知『唐御妹』是甚地方，家居何處，我還未曾去找尋哩。」

唐王聞奏，滿心歡喜，當對多官道：「朕別閻君，曾問宮中之事。他言：『老幼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促。』」卻才御妹玉英花陰下跌死，朕急扶看，須臾甦醒，口叫：『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』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。又問他詳細，他說的話，與劉全一般。」魏徵奏道：「御妹偶爾壽促，少甦醒即說此言，此是劉全妻借屍還魂之事。此事也有，可請宮主出來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」唐王道：「朕才命太醫院去進藥，不知何如。」便教妃嬪入宮去請。那宮主在裡面亂嚷道：「我吃甚麼藥？這裡那是我家？我家是清涼瓦屋，不像這個害黃病的房子，花狸狐哨的門扇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」

正嚷處，只見四五個女官、兩三個太監扶著他，直至殿上。唐王道：「你可認得你丈夫麼？」玉英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我兩個從小兒的結髮夫妻，與他生男育女，怎的不認得？」唐王叫內官攙他下去。那宮主下了寶殿，直至白玉階前，見了劉全，一把扯住道：「丈夫，你往那裡去，就不等我一等？我跌了一跌，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嚷，這是怎的說？」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言，觀其人非妻之面，不敢相認。唐王道：「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，捉生替死卻難逢。」好一個有道的君王，即將御妹的妝奩、衣物、首飾，盡賞賜了劉全，就如陪嫁一般。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御旨，著他帶領御妹回去。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，歡歡喜喜還鄉。有詩為證：

人生人死是前緣，短短長長各有年。

劉全進瓜回陽世，借屍還魂李翠蓮。

他兩個辭了君王，逕來均州城裡，見舊家業、兒女俱好，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。

卻說那尉遲恭將金銀一庫，上河南開封府訪看，相良原來賣水為活，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烏盆瓦器營生，但賺得些錢兒，只以盤纏為足，其多少齋僧布施，買金銀紙錠，記庫焚燒，故有此善果臻身。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，那世裡卻是個積玉堆金的長者。尉遲恭將金銀送上他門，謊得那相公、相婆魂飛魄散。又兼有本府官員，茅舍外車馬駢集。那老兩口子如痴如啞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磕頭禮拜。尉遲恭道：「老人家請起。我雖是個欽差官，卻齋著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。」他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，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？」尉遲恭道：「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，只是你齋僧布施，儘其所用，就買辦金銀紙錠，燒記陰司，陰司裡有你積下的錢鈔。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，還魂復生，曾在那陰司裡借了你一庫金銀，今此照數送還與你。你可一一收下，等我好去回旨。」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，那裡敢受。道：「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，就死得快了。雖然是燒紙記庫，此乃冥冥之事；況萬歲爺爺那世裡借了金銀，有何憑據？我決不敢受。」尉遲恭道：「陛下說，借你的東西，有崔判官作保可證。你收下罷。」相良道：「就死也是不敢受的。」

尉遲恭見他苦苦推辭，只得具本差人啟奏。太宗見了本，知相良不受金銀，道：「此誠為善良長者。」即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，起蓋生祠，請僧作善，就當還他一般。旨意到日，敬德望闕謝恩宣旨，眾皆知之。遂將金銀買到城裡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，周圍有五十畝寬闊，在上興工，起蓋寺院，名「敕建相國寺」，左有相公、相婆的生祠，鐫碑刻石，上寫著「尉遲恭監造」，即今「大相國寺」是也。

工完回奏，太宗甚喜。卻又聚集多官，出榜招僧，修建水陸大會，超度冥府孤魂。榜行天下，著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高僧，上長安做會。那消個月之期，天下多僧俱到。唐王傳旨，著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，修建佛事。傅奕聞旨，即上疏止浮圖，以言無佛。表曰：

西域之法，無君臣父子，以三塗六道，蒙誘愚蠢。追既往之罪，窺將來之福，口誦梵言，以圖偷免。且生死壽夭，本諸自然；刑德威福，係之人主。今聞俗徒矯託，皆云由佛。自五帝三王，未有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年祚長久。至漢明帝始立胡神，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。實乃夷犯中國，不足為信。

太宗聞言，遂將此表擲付群臣議之。時有宰相蕭瑀，出班俯頌奏曰：「佛法興自屢朝，弘善遏惡，冥助國家，理無廢棄。佛，聖人也。非聖者無法，請真嚴刑。」傅奕與蕭瑀論辨，言：「禮本於事親事君，而佛背親出家，以匹夫抗天子，以繼禮悖所親。蕭瑀不生於空桑，乃遵無父之教，正所謂非孝者無親。」蕭瑀但合掌曰：「地獄之設，正為是人。」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、中書令張士衡，問佛事營福，其應何如。二臣對曰：「佛在清淨仁恕，果正佛空。周武帝以三教分次；大慧禪師有贊幽遠，歷眾供養而無不顯；五祖投胎，達摩現像。自古以來，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毀，不可廢。伏乞陛下聖鑒明裁。」太宗甚喜道：「卿之言合理。再有所陳者，罪之。」遂著魏徵與蕭瑀、張道源邀請諸佛，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壇主，設建道場。眾皆頓首謝恩而退。自此時出了法律；但有毀僧謗佛者，斷其臂。

次日三位朝臣，聚眾僧，在那山川壇裡，逐一從頭查選，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你道他是誰人？

靈通本諱號金蟬，只為無心聽佛講。

轉托塵凡苦受磨，降生世俗遭羅網。

投胎落地就逢兇，未出之前臨惡黨。

父是海州陳狀元，外公總管當朝長。

出身命犯落江星，順水隨波逐浪流。
海島金山有大緣，遷安和尚將他養。
年方十八認親娘，特赴京都求外長。
總管開山調大軍，洪州剿寇誅兇黨。
狀元光蕊脫天羅，子父相逢堪賀獎。
復謁當今受主恩，凌煙閣上賢名響。
恩官不受願為僧，洪福沙門將道訪。
小字江流古佛兒，法名喚做陳玄奘。

當日對眾舉出玄奘法師。這個人自幼為僧，出娘胎，就持齋受戒。他外公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。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，官拜文淵殿大學士。一心不愛榮華，只喜修持寂滅。查得他根源又好，德行又高；千經萬典，無所不通；佛號仙音，無般不會。

當時三位引至御前，揚塵舞蹈。拜罷奏曰：「臣瑒等蒙聖旨，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。」太宗聞其名，沉思良久道：「可是學士陳光蕊之兒玄奘否？」江流兒叩頭曰：「臣正是。」太宗喜道：「果然舉之不錯，誠為有德行有禪心的和尚。朕賜你左僧綱，右僧綱，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。」玄奘頓首謝恩，受了大闡官爵。又賜五彩織金袈裟一件，毘盧帽一頂。教他用心再拜明僧，排次闡黎班首，書辦旨意，前赴化生寺，擇定吉日良時，開演經法。

玄奘再拜領旨而出，遂到化生寺裡，聚集多僧，打造禪榻，裝修功德，整理音樂。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，分派上中下三堂。諸所佛前，物件皆齊，頭頭有次。選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黃道良辰，開啟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陸大會。即具表申奏。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，俱至期赴會，拈香聽講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龍集貞觀正十三，王宣大眾把經談。
道場開演無量法，雲霧光乘大願龕。
御敕垂恩修上剎，金蟬脫殼化西涵。
普施善果超沉沒，秉教宣揚前後三。

貞觀十三年，歲次己巳，九月甲戌，初三日，癸卯辰，陳玄奘大闡法師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，都在長安城化生寺開演諸品妙經。那皇帝早朝已畢，率文武多官，乘鳳輦龍車，出離金鑾寶殿，逕上寺來拈香。怎見那鑾駕？真個是：

一天瑞氣，萬道祥光。仁風輕淡蕩，化日麗非常。千官環佩分前後，五衛旌旗列兩旁。執金瓜，擎斧鉞，雙雙對對；絳紗燭，御爐香，靄靄堂堂。龍飛鳳舞，鸚鵡薦鷹揚。聖明天子正，忠義大臣良。介福千年過舜禹，昇平萬代賽堯湯。又見那曲柄傘，滾龍袍，輝光相射；玉連環，彩鳳扇，瑞靄飄揚。珠冠玉帶，紫綬金章。護駕軍千隊，扶輿將兩行。這皇帝沐浴虔誠尊敬佛，皈依善果喜拈香。

唐王大駕早到寺前，吩咐住了音樂響器。下了車輦，引著多官，拜佛拈香。三匝已畢，擡頭觀看，果然好座道場。但見：

幢幡飄舞，寶蓋飛輝。幢幡飄舞，凝空道彩霞搖；寶蓋飛輝，映日翩翩紅電微。世尊金像貌臻臻，羅漢玉容威烈烈。瓶插仙花，爐焚檀降。瓶插仙花，錦樹輝輝漫寶剎；爐焚檀降，香雲靄靄透清霄。時新果品砌朱盤，奇樣糖酥堆彩案。高僧羅列誦真經，願拔孤魂離苦難。

太宗文武俱各拈香，拜了佛祖金身，參了羅漢。又見那大闡都綱陳玄奘法師引眾僧羅拜唐王。禮畢，分班各安禪位。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。榜曰：

至德渺茫，禪宗寂滅。清淨靈通，周流三界。千變萬化，統攝陰陽。體用真常，無窮極矣。觀彼孤魂，深宜哀愍。此奉太宗聖命：選集諸僧，參禪講法。大開方便門庭，廣運慈悲舟楫，普濟苦海群生，脫免沉痾六趣。引歸真路，普玩鴻濛；動止無為，混成純素。仗此良因，邀賞清都絳闕；乘吾勝會，脫離地獄凡籠。早登極樂任逍遙，來往西方隨自在。

詩曰：

一爐永壽香，幾卷超生錄。
無邊妙法宣，無際天恩沐。
冤孽盡消除，孤魂皆出獄。
願保我邦家，清平萬歲福。

太宗看了，滿心歡喜，對眾僧道：「汝等秉立丹衷，切休怠慢佛事。待後功成完備，各各福有所歸，朕當重賞，決不空勞。」那一千二百僧，一齊頓首稱謝。當日三齋已畢，唐王駕回。待七日正會，復請拈香。時天色將晚，各官俱退。怎見得好晚？你看那：

萬里長空淡落暉，歸鴉數點下棲遲。
滿城燈火人煙靜，正是禪僧入定時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次早，法師又昇坐，聚眾誦經不題。

卻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，自領了如來佛旨，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，日久未逢真實有德行者。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，選舉高僧，開建大會。又見得法師壇主，乃是江流兒和尚，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，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。菩薩十分歡喜，就將佛賜的寶貝捧上長街，與木叉貨賣。你道他是何寶貝？有一件錦襪異寶袈裟、九環錫杖。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，密密藏收，以俟後用。只將袈裟、錫杖出賣。

長安城裡，有那選不中的愚僧，倒有幾貫村鈔。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，身穿破衲，赤腳光頭，將袈裟捧定，豔豔生光，他上前問道：「那癩和尚，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？」菩薩道：「袈裟價值五千兩，錫杖價值二千兩。」那愚僧笑道：「這兩個癩和尚是瘋子！是傻子！這兩件粗物，就賣得七千兩銀子？只是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，就成佛作祖，也值不得這許多！拿了去！賣不成！」

那菩薩更不爭吵，與木叉往前又走。行勾多時，來到東華門前，正撞著宰相蕭瑒散朝而回，眾頭踏喝開街道。那菩薩公然不避，當街上拿著袈裟，逕迎著宰相。宰相勒馬觀看，見袈裟豔豔生光，著手下人問那賣袈裟的要價幾何，菩薩道：「袈裟要五千兩，錫杖要二千兩。」蕭瑒道：「有何好處，值這般高價？」菩薩道：「袈裟有好處，有不好處；有要錢處，有不要錢處。」蕭瑒道：「何為好？何為不好？」菩薩道：「著了我袈裟，不入沉淪，不墮地獄，不遭惡毒之難，不遇虎狼之災，便是好處；若貪淫樂禍的愚僧，不齋不戒的和尚，毀經謗佛的凡夫，難見我袈裟之面，這便是不好處。」又問道：「何為要錢，不要錢？」菩薩道：「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寶，強買袈裟、錫杖，定要賣他七千兩，這便是要錢；若敬重三寶，見善隨喜，皈依我佛，承受得起，我將袈裟、錫杖情願送他，與我結個善緣，這便是不要錢。」蕭瑒聞言，倍添春色，知他是個好人。即便下馬，與菩薩以禮相見，口稱：「大法長老，恕我蕭瑒之罪。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，滿朝的文武無不奉行。即今起建水陸大會，這袈裟正好與大都闡陳玄奘法師穿用。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。」

菩薩欣然從之，拽轉步，逕進東華門裡。黃門官轉奏，蒙旨宣至寶殿。見蕭瑒引著兩個疥癩僧人，立於階下，唐王問曰：「蕭瑒來奏何事？」蕭瑒俯伏階前道：「臣出了東華門前，偶遇二僧，乃賣袈裟與錫杖者。臣思法師玄奘可著此服，故領僧人啟見。」太宗大喜，便問那袈裟價值幾何。菩薩與木叉侍立階下，更不行禮，因問袈裟之價，答道：「袈裟五千兩，錫杖二千兩。」太宗道：「那袈裟有何好處，就值許多？」菩薩道：

這袈裟，龍披一縷，免大鵬吞噬之災；鶴掛一絲，得超凡入聖之妙。但坐處，有萬神朝禮；凡舉動，有七佛隨身。這袈裟，是冰蠶造練抽絲，巧匠翻騰為線，仙娥織就，神女機成，方方簇幅繡花縫。片片相幫堆錦窠。玲瓏散碎鬥妝花，色亮飄光噴寶豔。穿上滿身紅霧透，脫來一段彩雲飛。三天門外透元光，五岳山前生寶氣。重重嵌就西番蓮，灼灼懸珠星斗象。四角上有夜明珠，攢頂間一顆祖母綠。雖無全照原本體，也有生光八寶攢。這袈裟，閑時折疊，遇聖才穿。閑時折疊，千層包裹透虹霓；遇聖才穿，驚動諸天神鬼怕。上邊有如意珠、摩尼珠、辟塵珠、定風珠；又有那紅瑪瑙、紫珊瑚、夜明珠、舍利子。偷月沁白，與日爭紅。條條仙氣盈空，朵朵祥光捧聖。條條仙氣盈空，照徹了天關；朵朵祥光捧聖，影遍了世界。照山川，驚虎豹；影海島，動魚龍。沿邊兩道銷金鎖，叩領連環白玉琮。

詩曰：

三寶巍巍道可尊，四生六道盡評論。
明心解養人天法，見性能傳智慧燈。
護體莊嚴金世界，身心清淨玉壺冰。
自從佛製袈裟後，萬劫誰能敢斷僧？」

唐王在那寶殿上聞言，十分歡喜。又問：「那和尚，九環杖有甚好處？」菩薩道：「我這錫杖，是那：

銅鑲鐵造九連環，九節仙藤永駐顏。
人手厭看青骨瘦，下山輕帶白雲還。
摩訶五祖遊天闕，羅卜尋娘破地關。
不染紅塵些子穢，喜伴神僧上玉山。」

唐王聞言，即命展開袈裟，從頭細看，果然是件好物。道：「大法長老，實不瞞你。朕今大開善教，廣種福田，見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，敷演經法。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。朕買你這兩件寶物，賜他受用。你端的要價幾何？」菩薩聞言，與木叉合掌皈依，道聲佛號，躬身上啟道：「既有德行，貧僧情願送他，決不要錢。」說罷，抽身便走。唐王急著蕭瑀扯住，欠身立於殿上，問曰：「你原說袈裟五千兩，錫杖二千兩，你見朕要買，就不要錢，敢是說朕心倚恃君位，強要你的物件？更無此理。朕照你原價奉償，卻不可推避。」菩薩起手道：「貧僧有願在前，原說果有敬重三寶，見善隨喜，皈依我佛，不要錢，願送與他。今見陛下明德止善，敬我佛門；況又高僧有德有行，宣揚大法，理當奉上，決不要錢。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回。」唐王見他這等懇懇，甚喜。隨命光祿寺，大排素宴酬謝。菩薩又堅辭不受，暢然而去，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。

卻說太宗設午朝，著魏徵賞旨，宣玄奘入朝。那法師正聚眾登壇，諷經誦偈，一聞有旨，隨下壇整衣，與魏徵同往見駕。太宗道：「求證善事，有勞法師，無物酬謝。早間蕭瑀迎著二僧，願送錦襪異寶袈裟一件，九環錫杖一條。今特召法師領去受用。」玄奘叩頭謝恩。太宗道：「法師如不棄，可穿上與朕看看。」長老遂將袈裟抖開，披在身上，手持錫杖，侍立階前。君臣個個忻然。誠為如來佛子。你看他：

凜凜威顏多雅秀，佛衣可體如裁就。
暉光豔豔滿乾坤，結綵紛紛凝宇宙。
朗朗明珠上下排，層層金線穿前後。
兜羅四面錦沿邊，萬樣稀奇鋪綺繡。
八寶妝花縛鈕絲，金環束領攀絨扣。
佛天大小列高低，星象尊卑分左右。
玄奘法師大有緣，現前此物堪承受。
渾如極樂活阿羅，賽過西方真覺秀。
錫杖叮嚀鬥九環，毘盧帽映多豐厚。
誠為佛子不虛傳，勝似菩提無詐謬。

當時文武階前喝采。太宗喜之不勝，即著法師穿了袈裟，持了寶杖；又賜兩隊儀從，著多官送出朝門，教他上大街行道，往寺裡去，就如中狀元誇官的一般。這去玄奘再拜謝恩，在那大街上，烈烈轟轟，搖搖擺擺。你看那長安城裡，行商坐賈、公子王孫、墨客文人、大男小女，無不爭看誇獎，俱道：「好個法師，真是個活羅漢下降，活菩薩臨凡。」

玄奘直至寺裡，僧人下榻來迎。一見他披此袈裟，執此錫杖，都道是地藏王來了，各各歸依，侍於左右。玄奘上殿，炷香禮佛。又對眾感述聖恩已畢，各歸禪座。又不覺紅輪西墜。正是那：

日落煙迷草樹，帝都鐘鼓初鳴。叮叮三響斷人行。前後街前寂靜。
上剎輝煌燈火，孤村冷落無聲。禪僧入定理殘經。正好煉魔養性。

光陰荏苒，卻當七日正會。玄奘又具表，請唐王拈香。此時善聲遍滿天下。太宗即排駕，率文武多官、后妃國戚，早赴寺裡。那一城人，無論大小尊卑，俱詣寺聽講。

當有菩薩與木叉道：「今日是水陸正會，以一七繼七七，可矣。我和你雜在眾人叢中，一則看他那會何如，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，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。」兩人隨投寺裡。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，般若還歸本道場。人到寺裡觀看，真個是：

天朝大國，果勝袈裟。賽過祇園舍衛，也不亞上剎招提。那一派仙音響亮，佛號喧嘩。

這菩薩直至多寶臺邊，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。詩曰：

萬象澄明絕點埃，大典玄奘坐高臺。
超生孤魂暗中到，聽法高流市上來。
施物應機心路遠，出生隨意藏門開。
對看講出無量法，老幼人人放喜懷。

又詩曰：

因遊法界講堂中，逢見相知不俗同。
盡說目前千萬事，又談塵劫許多功。
法雲容曳舒群岳，教網張羅滿太空。
檢點人生歸善念，紛紛天雨落花紅。

那法師在臺上念一會《受生度亡經》，談一會《安邦天寶篆》，又宣一會《勸修功卷》。這菩薩近前來，拍著寶臺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和尚，你只會談小乘教法，可會談大乘麼？」玄奘聞言，心中大喜，翻身跳下臺來，對菩薩起手道：「老師父，弟子失瞻多罪。見前的蓋眾僧人，都講的是小乘教法，卻不知大乘教法如何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超昇，只可渾俗和光而已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亡者昇天，能度難人脫苦，能修無量壽身，能作無來無去。」

正講處，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：「法師正講談妙法，被兩個疥癩遊僧扯下來亂說胡話。」王令擒來。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，見了太宗，那僧人手也不起，拜也不拜，仰面道：「陛下問我何事？」唐王卻認得他，道：「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？」菩薩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宗道：「你既來此處聽講，只該吃些齋便了，為何與我法師亂講，擾亂經堂，誤我佛事？」菩薩道：

「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昇天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可以度亡脫苦，壽身無壞。」太宗正色喜問道：「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？」菩薩道：「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，能解百冤之結，能消無妄之災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我記得。」太宗大喜道：「教法師引去，請上臺開講。」

那菩薩帶了木叉，飛上高臺，遂踏祥雲，直至九霄，現出救苦原身，托了淨瓶楊柳。左邊是木叉惠岸，執著棍，抖擻精神。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，眾文武跪地焚香。滿寺中僧尼道俗、士人工賈，無一人不拜禱道：「好菩薩！好菩薩！」有讚為證。但見那：

瑞靄散繽紛，祥光護法身。九霄華漢裡，現出女真人。那菩薩，頭上戴一頂金葉紐、翠花鋪、放金光、生瑞氣的垂珠纓絡；身上穿一領淡淡色、淺淺妝、盤金龍、飛綵鳳的結素藍袍；胸前掛一面對月明、舞清風、雜寶珠、攢翠玉的砌香環珮；腰間繫一條冰蠶絲、織金邊、登彩雲、促瑤海的錦繡絨裙；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、遊普世、感恩行孝、黃毛紅嘴白鸚哥。手內托著一個施恩濟世的寶瓶，瓶內插著一枝灑青霄、撒大惡、掃開殘霧垂楊柳。玉環穿繡扣，金蓮足下深。三天許出入。這才是救苦救難觀世音。

喜的個唐太宗忘了江山，愛的那文武官失卻朝禮，蓋眾多人都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。太宗即傳旨，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薩真像。旨意一聲，選出個圖神寫聖、遠見高明的吳道子（此人即後圖功臣於凌煙閣者）。當時展開妙筆，圖寫真形。那菩薩祥雲漸遠，霎時間不見了金光。只見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幾句頌子，寫得明白。頌曰：

禮上大唐君，西方有妙文。程途十萬八千里，大乘進懃懃。此經回上國，能超鬼出群。若有肯去者，求正果金身。

太宗見了頌子，即命眾僧：「且收勝會，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，再秉丹誠，重修善果。」眾官無不遵依。當時在寺中問曰：「誰肯領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」問不了，傍邊閃過法師，帝前施禮道：「貧僧不才，願效犬馬之勞，與陛下求取真經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。」唐王大喜，上前將御手扶起道：「法師果能盡此忠賢，不怕程途遙遠，跋涉山川，朕情願與你拜為兄弟。」玄奘頓首謝恩。唐王果是十分賢德，就去那寺裡佛前，與玄奘拜了四拜，口稱「御弟聖僧」。玄奘感謝不盡道：「陛下，貧僧有何德何能，敢蒙天恩眷顧如此？我這一去，定要捐軀努力，直至西天；如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經，即死也不敢回國，永墮沉淪地獄。」隨在佛前拈香，以此為誓。唐王甚喜，即命回鑾，待選良利日辰，發牒出行，遂此駕回各散。

玄奘亦回洪福寺裡。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，早聞取經之事，都來相見，因問：「發誓願上西天，實否？」玄奘道：「是實。」他徒弟道：「師父啊，嘗聞人言，西天路遠，更多虎豹妖魔。只怕有去無回，難保身命。」玄奘道：「我已發了洪誓大願，不取真經，永墮沉淪地獄。大抵是受王恩寵，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。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難定。」又道：「徒弟們，我去之後，或三二年，或五七年，但看那山門裡松枝頭向東，我即回來；不然，斷不回矣。」眾徒將此言切切而記。

次早，太宗設朝，聚集文武，寫了取經文牒，用了通行寶印。有欽天監奏曰：「今日是人尊吉星，堪宜出行遠路。」唐王大喜。又見黃門官奏道：「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。」隨即宣上寶殿道：「御弟，今日是出行吉日。這是通關文牒。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，送你途中化齋而用。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。又欽賜你馬一匹，送為遠行腳力。你可就此行程。」玄奘大喜，即便謝了恩，領了物事，更無留滯之意。唐王排駕，與多官同送至關外。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，俱送在關外相等。唐王見了，先教收拾行囊、馬匹，然後著官人執壺酌酒。太宗舉爵，又問曰：「御弟雅號甚稱？」玄奘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未敢稱號。」太宗道：「當時菩薩說，西天有經三藏。御弟可指經取號，號作三藏何如？」玄奘又謝恩，接了御酒道：「陛下，酒乃僧家頭一戒，貧僧自為人，不會飲酒。」太宗道：「今日之行，比他事不同，此乃素酒，只飲此一杯，以盡朕奉錢之意。」三藏不敢不受，接了酒，方待要飲，只見太宗低頭，將御指拾一撮塵土，彈入酒中。三藏不解其意，太宗笑道：「御弟啊，這一去，到西天，幾時可回？」三藏道：「只在三年，逕回上國。」太宗道：「日久年深，山遙路遠，御弟可進此酒：寧戀本鄉一捻土，莫愛他鄉萬兩金。」三藏方悟捻土之意，復謝恩飲盡，辭謝出關而去。唐王駕回。

畢竟不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